

济南党史资料丛书（三）

济南情报站资料选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济南情报站资料选

——济南情报站、铁路工人反裁员斗争资料专辑

济南党史资料丛书（三）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七月

编辑说明

济南情报站被敌特破坏，是抗日战争时期济南地下党组织遭受的最严重的破坏之一，不仅使渤海区党委在市内的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沉痛的教训。一九四七年七月，济南铁路工人反裁员减薪的斗争，是济南人民民主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斗争，在山东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广泛征集、深入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整理编写了这两个专题资料选。今年七月，是济南铁路工人反裁员减薪斗争四十周年。借此机会，我们将这两个专题合编成册，献给这一斗争的参加者，以示纪念。

追述历史，启迪后人。认真总结这两个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对于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深化改革都是有益的。

本书是由殷汉文同志征集编辑的，参加资料征集的还有梅洪英、栾曰盛、张凯军、王黎明、张成芳。

在征集整理的过程中，曾得到济南市档案馆、济南市图书馆、济南市公安局档案科、济南铁路局档案科和公安处档案室、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及在渤海区党委济南工委工作过的众多老同志和于仲友、张洁泉、房玉亭等

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征集的范围和编辑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了解情况的同志，特别是亲身经历过这两个事件的老同志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七月

目 录

济南情报站专题资料

济南情报站被破坏经过及其教训殷汉文 栾曰盛 (1)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20)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城工部城市工作通报..... (24)	
读后建议.....黎玉 附志 (35)	
济南工作的点滴回忆.....李 萍 (37)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0)	
许辛光同志给济南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报告 及公安局的复函..... (54)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复许辛光同志之 公函..... (57)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为证明张硕同志被敌 残杀情况给德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函..... (61)	
曾旭清同志的证明材料..... (64)	

日特魏庆字的亲笔供词	(68)
日特刘源的口供 (摘录)	(85)
日特刘源、魏庆字、林丹亭的简历	(87)

济南铁路工人 反裁员斗争专题资料

毛泽东同志关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 动的论述	(93)
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策略	(97)
中共中央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	(99)
中共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	(101)
中共渤海区委济南工委领导铁路工人反裁员 斗争的记载 (摘录)	(104)
济南铁路工人反裁员减薪的斗争	殷汉文(107)
“七·四”事件座谈会纪实	殷汉文整理(131)
济南铁路工人反裁员减薪斗争的回忆	吕洗尘(159)
房玉亭同志谈“七·四”事件	(169)
忆“七·四”事件	韩玉平(174)
“七·四”事件的片断回忆	郑熙斋(183)

- 关于“七·四”事件的点滴回忆……………张桂岭(189)
- 济南机车厂工人反裁员斗争
……………李成才 章云里 朱长智整理(195)
- 津浦铁路局疏遣员工 员工一致表示不满
- 昨提建议与质询并请愿……………《中报》(200)
- 忧被裁 工人跳河……………《华北新闻》(202)
- 支援铁路工人 工整会昨日招待新闻界
……………《大华日报》(203)
- 铁路工会招待新闻界 报告遣散员工纷扰
- 受伤工人尚住院治疗……………《中报》(204)
- 省临参会电请中央 撤查严惩陈舜耕…《中报》(205)
- 济市临参会上电中枢呼吁……………《华北新闻》(206)
- 路局事件的解决途径——陈舜耕应该撤惩
- 撤销所谓五项办法……………《大华日报》社论(208)
- 路局员工不裁一人……………《华北新闻》(211)
- 铁路局裁员问题——员工不满
- 交部办法 工整会将在济商讨……………《中报》(212)
- 铁路局纠纷真相 记者座谈会叶在庭报告
- 询问事项未得圆满答复……………《华北新闻》(213)
- 处理路局裁员纠纷 商定七项解决办法
……………《华北新闻》(215)
- 津浦区铁路管理局裁员减薪的命令……………(217)

津浦区铁路管理局关于处理“七·四”事件	
的命令（交通部六项处理办法）	（221）
陈舜耕与俞大维的来往电报	（223）
杨萃一等人在员工代表会上的训话记录	（225）
济情字第十三号	（228）
济情字第十四号	（229）
济情字第十五号	（229）
济情字第十六号	（230）
济情字第十七号	（231）
济情字第二十五号	（232）
济情字第二十六号	（233）
济情字第二十七号	（233）

济南情报站

被破坏经过及其教训

殷汉文 来曰盛

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渤海区二地委和军分区（原冀鲁边区二地委和军分区）所领导的济南情报站的被破坏，是抗日战争时期济南市内地下党组织遭受的最严重破坏之一，被捕的党员和干部十四名，其中党员（包括预备党员）十一名，县级干部一名，营、区级干部三或四名，群众工作关系十余名。同时，由此而造成禹城县工委的部分破坏，被捕的党员和群众工作关系二十余名。这一惨痛的事件，不仅使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

一、济南情报站的建立

一九四二年九月，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建立的济南情报站，是在日特诱骗和操纵下建立的一个地下工作机构，打入情报站充当工作人员的魏庆宇（又名魏振甲、魏振涛、魏可松、魏巍）、管启新、刘源（又名刘倩、刘宣林、刘善德、刘琪）、林丹庭（又名林愚、林克捷、化名吕丹庭）等均系日军济南宪兵队本部特高班特务头子寺田（后为日军北印支派遣军甲第一四一五部队涿源公馆剿共班班长）领导下的经过专门训练的日特骨干，他们手下又各有几个或十几个日特

作助手，专门从事对我党我军的侦察和破坏活动。

魏庆宇、管启新抗战前曾在济南求学。“七七”事变后，魏庆宇曾跑到陕西省渭阳县，在我党主办的“青年战时训练班”第六期学习过。一九三八年四月结业后，被派往聊城参加范筑先部抗战。在赴聊城的途中遇敌扫荡被俘而遣送回济南。魏庆宇回济后，情绪低沉，闲散于社会上。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魏庆宇在慎昌洋行经其同学姚树声介绍，与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班特务刘源和林丹庭结识。刘源，原系我济南工委领导下的“抗日大同盟”的成员，一九三九年春被捕叛变，在寺田手下充当特务。刘、林以进步青年的面貌出现，刘源还以建国中学的同学关系从感情上拉魏。在刘、林的诱骗下，魏庆宇的抗日思想又重新复活，并透露自己曾到后方受过训。于是，刘、林就借此吹捧魏庆宇，要魏介绍他俩到附近地区的抗日部队或抗日组织中工作。因魏与根据地无联系，刘、林又提出自己建立抗日组织，开展抗日活动。这样，经过刘、林和魏庆宇的酝酿、联络，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正式建立了“济南市青年抗战联盟”（简称“抗联”），并用英文字母“K L”作为代号。他们拟定了组织大纲，并由刘源呈送寺田批准后，油印发出。“抗联”的领导成员中，除魏庆宇、刘源、林丹庭外，还有管启新、邹志刚、王连璧、李鸿儒等受骗的青年，下辖商埠和城内两个小组，共有十余名，分别由刘源和王连璧负责。十二月底，在寺田的授意下，刘、林等又召集“抗联”的领导成员开会，决定“向敌伪发动一个宣传攻势”，印发了“告华北诸汉奸书”，以贺年片的剪角信封，邮寄给各伪机关和个别中、大汉奸本人。在此期间，“抗联”的一切活动，都由刘源和

林丹庭定期向寺田汇报，并根据寺田的旨意，继续在青年中进行欺骗，发展组织。至一九四一年底，“抗联”成员即发展到四、五十人。

根据寺田的指示，刘源、林丹庭多次与魏庆宇等商量，要想法与我根据地取得联系。但是，由于魏庆宇与我根据地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始终没有找到线索。于是，寺田便决定对魏庆宇、管启新等施加压力，使其就范，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夜，由刘源胁迫魏庆宇到济南宪兵队本部特高班投案自首，同时将管启新等被捕。经过突击审讯，魏、管均招供叛变，并加入了日特组织，在刘源的直接领导下，以“抗联”的名义，从事侦察、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罪恶活动。

魏庆宇、管启新充当日特以后，寺田即当面指示他们：

（1）继续培养与巩固“抗联”组织，并设法发展新 的关系，欺骗和拉拢更多的进步青年和其他爱国人士；（2）积极想法与八路军根据地取得联系，骗取信任，诱使根据地派干部进城；（3）随时注意搜集我党我军的情报，包括我党、政、军机关的编制、干部的配备、各种文件、报刊、负责干部的活动特点及照片、我根据地军民的活动等。同时还规定，以后魏、管不准直接到宪兵队与寺田联系和汇报工作，而由刘源转达。为执行寺田的指示，与我根据地取得联系，魏庆宇、管启新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底窜到济阳，企图通过在伪合作社工作的朱龙泉与我取得联系。未能达到目的，但在返济的途中，与我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一营侦察员张干相迂。张干与管启新战前曾是间接同学关系，因此一见面即亲热地进行交谈。当管启新了解到张干的身份后，即向魏庆宇作了介绍。于是，魏、管便以张干为目标，施展特务伎

俩，表白自己如何进步，并告诉张干说，他们是“身居曹营心在汉”，还建立了一个抗日组织，开展抗日活动，现已发展到四、五十人，就是缺乏领导，没有正确的斗争方针。并进而提出与根据地建立关系和派干部来领导的要求。张干便信以为真，当即表示欢迎，并答应向领导汇报，帮助他们与我取得联系。他们还约定，一个星期后在济南管启新家里会面。张干返回驻地即向领导作了汇报，并经临邑县委批准，由张干来济与魏、管取得联系。魏、管返济后，即经刘源向寺田作了汇报，寺田即指示，张干来济时，由魏、管携同刘源、林丹庭一起与其见面，除编造一些谎言继续进行欺骗外，还要提出去根据地的要求。张干按照预约来济后，日特们即按照予谋的圈套进行欺骗，而张干也未作认真地考察，即答应了特务们的要求，留下了联系地址和暗号。六月初，张干再次来济，带着魏庆宇、管启新一起到达营部驻地——济阳、临邑交界的一个村庄，与教导员郝××见了面。魏、管按照预先编好的一套，继续进行欺骗，要求我派人去领导他们。魏、管走后，一营党委和临邑县委即向军分区和二地委作了汇报。经地委和军分区研究决定，由军分区政治部接洽这一关系。魏、管返济后，即由刘源、林丹庭带领在纬三路的日本咖啡馆里向寺田作了汇报，并研究设置了新的阴谋和圈套。寺田当即决定，由魏庆宇和林丹庭再去根据地进行欺骗和试探，以取得我之信任和支持，达到派干部来济的目的。同时，寺田又指示，把与我根据地已取得联系的情况向“抗联”所有成员传达，“以巩固他们的信心，鼓舞他们的抗日情绪”，并设法组织“抗联”的核心人物一起到根据地去，让我看到“抗联”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及早派干部

来济。按照日特的予谋，魏、林、管于六月下旬再一次来到一营驻地，除与郝教导员交谈外，还与营长赖××、参谋朱××见了面，并由郝教导员引介与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战士见了面，还让魏庆宇介绍了“敌占区的情况”，以此来鼓舞战士的“杀敌情绪”。为实现其予谋的圈套，特务们又进一步提出了派干部来济和组织“抗联”领导成员来根据地的要求。一营首长未加思索地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表示尽力帮助解决。他们在根据地数日，对我二地委和军分区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临走时，一营首长还赠送给一些报纸和《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材料。

魏、林、管返济后，即按照寺田予设的阴谋，积极动员“抗联”骨干王连璧、邹志刚、李鸿儒、华代印等到根据地去。经过动员，“抗联”骨干都同意去根据地。于是，便在七月跟随魏、林、管，由张干带领到达二军分区驻地。当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接见了他们。次日，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曾××又接见了他们。魏、林、管极力伪装进步，“虚心学习”，“吃苦耐劳”，带领“抗联”骨干学唱抗战歌曲，向房东进行抗日宣传，赞扬我党我军为国为民，英勇抗战，并流露出羡慕我军，愿意参加抗战的情绪。经过一番表演，在博得我军分区首长的赞扬后，特务们便“恳切”地提出了建立工作关系，派干部来济的要求。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地委和军分区长期就急于寻找关系，派干部打入济南，开展地下工作。因此，在听取了魏、林、管编造的谎言之后，没有作深入慎重的考察和了解，军分区首长便轻率地决定与他们建立正式的工作关系，并答应不久即派干部到济南市内，配合“抗联”开展工作。他们返济时，还送给一些

报纸和整风文件，并让采购员朱振铎跟随他们来济。于是，日特便伪装热情，积极帮助朱振铎采购了一些物资，以骗取我之信任。为进一步引我上钩，魏庆宇、刘源等又从日伪机关中搜集了一些过了时的政治、经济情报，经寺田批准后，由魏庆宇和管启新分批送到根据地，并编造了“已派人打入日伪机关”的假情况，督促我早日派干部来济领导。军分区首长信以为真，便决定派班长孙子贤在洛口建立济南情报站，配合“抗联”开展工作，并于同年八月，由朱振铎将军分区首长的信带入市内，通知魏、管，并要他们在洛口为孙子贤筹备掩护机关，派人来根据地接孙。得到这一消息后，经过寺田、刘源等密谋，首先在洛口围子里中街租赁了三间房子，从根据地运来了小米、绿豆各一千斤，开设了“德泰祥米面铺”，作为情报站的掩护机关。九月初，按照予先的约定，魏庆宇、管启新来到根据地，把孙子贤接到洛口，正式建立了二军分区济南情报站，孙子贤任站长，魏庆宇、管启新、林丹庭、刘源等均为情报站的工作人员。

日特虽然嫌我派遣的干部太小，但为解除我之疑虑，以便“放长线，钓大鱼”，情报站建立不久，即送出一批情报，其中有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小册子等文件；同时，日特还及时为我购买了一批药品和其它物资。我军也由此而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从而进一步骗取了我的信任。与此同时，日特又施展了金钱美女的故伎，对孙子贤进行拉拢腐蚀。经常带着孙子贤到市内吃饭、照像、看戏看电影等，还精心策划，为其介绍了一个“对象”，致使孙子贤日渐腐化堕落，不仅不回机关汇报工作，并公开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当遭到组织的批评和拒绝以后，竟然擅自与其“对象”姘居。随着

孙子贤的腐化变质，德泰祥米面铺也连续亏损，两个月后即无法支持。为继续引我上钩，骗我干部进入市内，日特又给孙子贤出谋划策，以便于工作为名，“建议”把情报站移入市内，而我又不得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一“建议”。

二、我接连上当情报站失去了工作的主动权

情报站移入市内以后，魏、管、刘、林等为表示其“忠心”，予先给孙子贤做好了阔绰的服装，相处得十分“亲近”，并由刘源（实际是由寺田批准的）在伪新民会调查室给孙子贤搞了个名义调查员的证书，不上班却照月拿薪金，并由刘源亲自送到孙子贤手里。这样，孙子贤也与他们日益亲近，逐渐为日特所掌握和利用，再也不回机关了。对此，寺田并不满足，十一月间，又派魏庆宇、管启新、林丹庭到根据地汇报孙子贤的情况，说孙已腐化堕落，在“抗联”中影响不好，很难树立起领导威信，要求我再派坚强的干部来济。而当我决定把孙子贤调回机关时，日特又献计说，还是先教育争取好，以避免发生意外。还说，孙在掌握和争取伪军方面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军分区首长又一次被其花言巧语所迷惑，居然同意了日特的“建议”，答应再派干部进入市内，留下孙子贤作伪军工作，同时又委任魏庆宇、管启新担任交通，往返于济南和根据地之间，并托其为我购买药品及其他物资。在此期间，对孙子贤的腐化堕落，我曾有过怀疑，但却不作深入地调查了解，只是片面地认定，孙子贤未见过世面，经不起考验而不了了之。而魏庆宇、管启新等却利用政治交通的合法身份，来根据地大肆搜集我方情报，如我党、政、军机关的编制，干部的配备，领导干部的

个性特点、军队的部署等，他们还利用我缺乏照像器材的机会，带着照像机，为我领导干部照像，而我们的干部却在笑声中把自己的像貌特征送到了涿源公馆。

一九四二年底，二地委和军分区决定派专署武装科科长薛寒衫（县级）同志打入济南，负责情报站的工作，并开展群众工作。一九四三年一月，薛寒衫由魏庆宇、管启新接入市内，并由其介绍，在伪山东新民报社任记者（时魏、管均任该报记者，魏还兼任新民会职员），住在南关红墙庙附近。薛寒衫到济后，主要是整顿“抗联”组织。他首先与刘、林、魏、管等交谈，此后又与“抗联”的骨干分子王连璧、邹志刚、李鸿儒、华代印等谈话。经过了解，“抗联”的成份极其复杂，除一部分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外，还有很多伪组织的人员和国特流氓分子。经请示军分区，薛即决定，“抗联”暂时停止活动，进行清洗整理。经过整顿，表现好的十余人转入隐蔽活动，并由薛、管、魏、刘组成领导机构，“由群众活动转变为树立党的核心，开展党的工作”。为破坏我对“抗联”组织的整顿，以达到控制我打入干部活动的目的，根据寺田的旨意，日特又介绍了很多伪要人员与薛寒衫接触，把其活动紧紧地限制在日特已设置的圈子里。魏、管、刘、林等则整天与薛混在一起，表面上十分亲密，实际是束缚我干部之手足，使其无法深入下层，接触群众。为麻痹我干部，刘、林、魏、管等又把家庭生活伪装得十分俭朴，使我看不出破绽，从而进一步骗取了我打入干部的信任、在给军分区的多次报告中，均肯定了日特的所作所为。

我上当受骗，日特得寸进尺。在此基础上，在寺田的主持下，日特又予谋了新的圈套，除正式提出解决“抗联”的

组织领导问题外，还向薛寒衫同志提出了入党和打入我根据地领导机关的要求。对此，我打入干部有所觉察，但在几次报告中，对日特的行为虽然有所分析，但却片面地认为，“即是投机分子，还可以利用”。对日特要求打入我领导机关工作，军分区首长是有所疑虑的，特别是在近一个时间里，军分区总感到对济南工作的领导有很多障碍和困难，因此便决定，由薛寒衫同志亲自到冀鲁边军区去汇报工作，寺田得知后，即指示魏庆宇、林丹庭随同前往，以掌握薛的活动，并搜集冀鲁边军区的有关情报。薛感到人多行动不方便，只同意魏与其同往。五月中旬，薛与魏一起乘火车到达沧州，然后转乘汽车到达盐山县城，复由盐山沿大车路向东北行走。途中经薛与当地中队取得联系，并由区中队护送，行至赵毛陶家村附近，与一部伪军遭迂。在转移的过程中，薛寒衫被流弹打伤，即由战士用门板抬至冀鲁边军区政治部驻地苏基镇。薛寒衫向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引介了魏庆宇，并简要地汇报了济南工作情况，即被送往军区医院，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牺牲。军区政治部主任听取了薛、魏的汇报以后，即不加分析地指示军分区解决魏庆宇等人的党籍和生活费等问题，并给魏庆宇写了亲笔信，让其到军分区去联系工作。魏庆宇带着此信，先到海城向敌伪机关汇报，伪要人员还设宴招待了他，然后又去津返济，向寺田作了汇报。经寺田与刘源等人密谋，决定以此信再骗我干部进城。经过一番部署，二十六天后，魏庆宇和管启新才带着冀鲁边军区政治部首长的亲笔信到军分区去汇报工作。日特的这些行动，不仅未引起我之怀疑，军分区政治部即根据军区政治部首长的指示，决定再派干部进入市内，魏、管可与我根据地